

Julia Kristeva

克里斯蒂娃学术精粹选译

祝克懿 主编

语言， 这个未知的世界

Le Langage, cet inconnu

[法]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 著
马新民 译

Julia Kristeva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这个未知的世界/[法]克里斯蒂娃(Kristeva, J.)著;马新民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8

(克里斯蒂娃学术精粹选译)

ISBN 978-7-309-11316-7

I. 语… II. ①克…②马… III. 语言学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59811号

LE LANGAGE, CET INCONNU

DE JULIA KRISTEVA

© ÉDITIONS DU SEUIL, 1981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5 FUDAN UNIVERSITY PRES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09-2013-821

语言,这个未知的世界

[法]克里斯蒂娃(Kristeva, J.) 著 马新民 译

责任编辑/余璐瑶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625 字数 257 千

2015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11316-7/H·2439

定价:4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译者前言

承蒙原西安外国语学院法语教研室同事、瑞士洛桑大学学友,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史忠义先生相约,笔者勉力译出了这部著作。在此对史忠义先生的信任和支持表示感谢。在翻译过程中,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王文琪女士提供了本书的法文版本;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马启民教授对译稿涉及的中文资料的查找提供了帮助;复旦大学祝克懿教授通读并校勘了译稿;复旦大学出版社余璐瑶编辑为此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员严丹(Daniel Yamins)先生解决了古希腊语的翻译问题。借此机会,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最后,我谨将此书献给爱妻敏民,没有她的支持和鼓励,我是完成不了这本译作的。

限于译者的学识水平,译文中如有不确、差错之处,完全由译者负责,恳求读者不吝赐教。

马新民

2015年4月 美国新泽西州

作者前言

学习语言学应该从何处入手？这是每个对语言学和人文科学抱有兴趣的学生都会有的问题。我们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想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这是一本可以当作教材来用的书，但它又和教材不同。它将在下面的章节中对不同的文明里面发展起来的有关语言的思想史作一次系统的回顾，并且把论述重点放在西方语言科学，特别是当代语言科学上面。通过这样的考察，我们将会发现，语言学思想与哲学和社会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尽管语言学的不同流派之间还存在技术性的争论，但就它的本质来说，它是一个开放性的思想，它要面对的是人类在意义和社会实践中所进行的探索和尝试。如果说人文主义时代之后接踵而至的果真是一个未知的时代，那么要探究这个未知时代，从与人类的存在形影不离、现在并且永远比人类更为未知的语言着手，难道不是一条必由之路？

这本书是十多年前完成的，虽然它带有时代的痕迹，但它提出的问题依然没有过时，我想这也就是今天重新出版它的原因吧。





目 录

译者前言	1
作者前言	1

第一部分 语言学导论

序言	3
语言是什么?	5
1 语言、语言系统、话语、言语	6
2 语言符号	12
3 语言的物质属性	18

第二部分 语言与历史

序言	45
1 人类学与语言学:所谓的原始社会对语言的认知	50
2 埃及人与埃及文字	65
3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苏美尔人与阿卡德人	69
4 中国:文字是学问	73

5	印度语言学	83
6	腓尼基字母	94
7	希伯来人：圣经与卡巴拉	98
8	希腊逻辑	103
9	罗马：希腊语法的传播	117
10	阿拉伯语法	129
11	中世纪的思辨	135
12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和语法学家	144
13	波尔·罗瓦雅尔语法	159
14	百科全书派：语言系统和自然	174
15	历史语言观	199
16	结构语言学	227


第三部分 狭义语言(langage)和 广义语言(langages)

1	精神分析与语言的关系	281
2	语言的实践	294
3	符号学	313
	结语	344
	参考文献	349



第一部分

语言学导论



序 言

语言成为思维、科学及哲学所青睐的研究对象，这一现象的意义至今仍然未被人们完全领会。诚然，语言很久以来就已经是人类思考的探索对象，可是语言学作为科学，却还是非常新近的事。将语言视为一把探索人与社会历史的“钥匙”，一条通往认知社会运行规则的路径，这一观念可能是当代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因为这实在是一个从未有过的新现象：人类一直运用自如的语言——它与人类和社会同为一体，密不可分，而这个语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独立地分离出来，似乎被放在了我们的对面，让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特别的认知对象进行研究。这样的研究不但可以使我们了解语言自身的运作规律，也会把我们带进那些所有与社会活动有关的领域。

我们现在可以确定地说，人们对说话主体与语言之间关系的认识，经历过两个阶段，而我们现在所处的是其中的第二个阶段。

首先，人们有了想了解语言这个自己非常熟悉的事物的愿望，于是神话、信仰、哲学、语言科学被创造了出来。

然后，人们把从语言研究中获得的科学知识投射到社会总体的实践上面，将各种各样的能指表现都作为不同的语言来研究，从而为广阔的谓之人文的领域，奠定了一个科学分析的基石。

第一阶段中所产生的思想运动——即把语言确定为特定的认识对象——意味着语言不再是一个没有自我意识的行为，语言开始“谈论自身的规则”：也就是说“一个话语开

始说话了”。这个转变看起来非常荒谬，因为它把说话主体（人）与构成他的成分（语言）分离开来，使人能够说出他是怎么说话的。但这是一个具有多么重大意义的变化！它的第一个逻辑延伸，就是让人不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不可分析的事物，而是当作一种可以分解的说话的系统，即一种语言。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如果文艺复兴用对大写的人的崇拜代替了中世纪对神的崇拜，那么我们的时代所带来的这场革命的意义绝对不在其下：因为它荡涤了一切的崇拜，用一个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来分析的系统——语言，来代替对人的崇拜。从此，人可以当作语言，语言也可以替代人。这样的观念，实在是消除神秘的一个最好的武器，因为它把科学引入了（通常是）意识形态和宗教所居处的、纷繁复杂、界定模糊的人文领域，而语言学正是这场去神秘化的推力，是它把语言设立为科学的研究对象，并教给了我们语言的运作规律。

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发生在19世纪——语言学一词最早的记载是1833年，而语言学家一词则出现得稍早一些，被弗朗索瓦·海奴瓦尔(François Raynouard)用在他1816年出版的《行吟诗人诗选》第一册首页中(*Choix des poésies des troubadours*, t. I, p. 1)——随后它的发展加快，并不断地从新的角度照亮这个我们都会使用却又不了解的语言。

说到语言，就要说界定、意指和交流。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都可看作是某种类型的语言，因为它们都是通过界定、意指和交流这几项功能来完成的。在社会的网络内交换商品或买卖妇女，创作艺术作品或宗教和神话这样的阐释性话语，诸此等等，都是在构建某种相对语言而言的语言子系统(*système linguistique secondaire*)，并且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起一个含有主体、意义(*sens*)和意指(*signification*)

的交流网路。认识这些系统(这些主体、意义和意指),研究它们作为语言类型所具有的特征,就是这个以语言学作为支撑、以人作为对象的现代反思所标志的第二次思想运动的内容。

语言是什么?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历来语言学研究的中心命题。各个时代或各个文明,根据自己的总体知识、信仰和意识形态,对此都有不同的回答,并且它们也都是根据自己脱胎而出的那个模式去看待语言的。因此,在基督教时代,一直到18世纪,人们都是以神学观点来看待语言。那时要回答的首要问题是语言的起源问题,或者确切地说,是语言逻辑的普遍性规则的问题。历史主义主导的19世纪,是把语言看作一个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变化和进化的事物。而当今时代的主要议题,则是将语言视为一个系统以及这个系统如何运作的问题。因此,要弄懂语言是什么,就需要沿着各个时代,甚至包括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之前的时代的思想轨迹,了解它前前后后所建立起的各种语言观。“语言是什么?”这个问题,可以而且应该改成“语言曾经是如何被思考的?”我们之所以这样提出问题,是因为我们拒绝寻找一个所谓的语言的“本质”,而是要通过伴随语言的那个过程,即它所引发的反思和人们对它的表述方式,来探索语言的实践。

为了从整体的角度审视语言问题并帮助读者理解各个时代所形成的语言观,我们认为有必要在正文开始之前,先对一些概念的问题作出梳理和澄清。

1 语言、语言系统、话语、言语

任何时期的语言^①，无论是遥远的史前时期的语言，还是被称作野蛮人的语言，或者是现代社会的语言，都是一个极其复杂、其内部各种问题混杂交错的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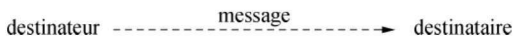
首先从外部观察，语言具有多重物质特征。这些特征的方方面面，以及它们之间的各种关系，都是需要我们去认识的：语言是一连串顿挫抑扬，清晰可辨的声音，也是一个书写标符（文字）的网络，或是一通肢体的摆弄（肢体表达）。这些嗓子发出的声音、文字与肢体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它们为什么不同？这不同又有什么意义？我们刚刚触及语言的行为，语言马上就把这一堆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与此同时，这个声音、书写或肢体动作的物质，都产生并表达（即交流）一个人们称之为思想的东西。这就是说，语言同时是思想的唯一载体，也是思想的实现和思想的完成。那么是否存在一种没有思想的语言或没有语言的思维？这是我们一次又一次听到的问题。其实即便是无声的话语（无声“思想”），也离不开语言，还要借助语言的结构网络，指引它那黑暗曲折的迷宫世界。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除非放弃唯物主义立场，要断言存在一种超语言的思想似乎是不可能的。如果用于交流的语言实践与其他形式的实践，如做梦、无意识或前意识活动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当代科学趋向于不把这些特殊的现象排除在语言之外，而是拓宽语言的定义涵盖范围，把

^① langage, langue, parole, discours 在本书中分别译为语言，语言系统，话语，言语。——译者注

那些初看似乎与语言并无关联的现象，都纳入语言的范畴。同时我们亦不断言语言是思维的手段。因为这样的看法会造成一个误解，即语言只是作为工具去表达某个它自身之外的东西——某个观念？那么这个观念又到底是什么东西？它除了以语言的形式存在，还有别的存在形式吗？对此作肯定回答，无疑是一种显而易见、根植于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观点。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以假设存在无语言的思想或象征行为为基础的语言工具观，是如何因其逻辑的延伸而变成了神学。

语言是思想的物质材料，它同时也是社会交流的基本成分。不存在无语言的社会，也不存在无交流的社会。所有作为语言而产生的事实都是用来在社会交流中传播的。经典问题“语言的首要功能是什么：是产生思想还是传达思想？”是没有客观基础的。语言同时是两者，两个功能缺一不可。考古学所有与语言实践有关的发现证明，这些语言实践都发生在某一社会机构之内，因此都参与了交流过程。“人会说话”和“人是社会动物”，是两个重言式命题和同义词。强调语言的社会属性，并不是说它的交流功能是最重要的功能。恰恰相反，尽管交流理论是反驳语言神灵论的武器，但如果用它主导语言的研究，可能会掩盖语言的构成和产生，即说话主体和被交流的意指的构成和产生这一重要论题。因为交流理论认为，这些都是不可分析的常量。有了以上的警惕，我们就可以说，语言是至少两个说话主体之间的信息(message)交流过程。这两个说话主体：一个是说话人(destinateur)或信息发送者(émetteur)；另一个是听话人(destinataire)或信息接受者(récepteur)。



或者说，每个说话主体同时是自己话语的说话人和听话

人，因为他在发出信息的同时，也在对信息进行解码。原则上说，他发出的任何信息，他都能对其解码。因此，对他者发出的信息，在某种意义上，首先是对自身发出的。由此得出，说话即对自己说话。



同理，听话人—解码者只有在把他听到的东西可以说出来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解码。

由此可见，这样形成的语言交流渠道，将我们引入一个包括诸如说话主体、说话主体相对于他者的自身建立、说话主体如何将他者内在化而与其融为一体的复杂的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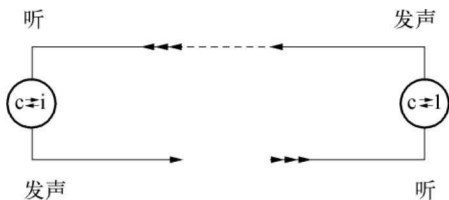
如果说语言是在社会交流过程中并通过社会交流形成的实践活动，那么它作为物质实体，在保持其物质世界属性的同时，与其他不是语言的事物，即其身之外的事物，如自然、社会等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这些事物尽管需要用语言来命名，却是无须语言而存在的。那么“命名”又是什么意思？“命名”如何发生？被命名的世界和命名的世界又是如何分布的？澄清这一系列新的问题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语言”事实。

最后的一点是，我们称之为语言的东西，是在时间维度上发展形成的。从这个历时(diachronie)的观点看，语言随着时代更替而演变，在不同群体内有不同的形式。作为系统，即从共时的观点看，它有准确的运转规则，特定的结构及服从严格规则限定的各种结构转变。

由此可见，正像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所述:“整体来看,言语活动是多方面的、性质复杂的,同时跨着物理、生物和心理几个领域,它还属于个人的领域和社会的领域。我们没法把它归入任何一个人文事实的范畴,因为不知道怎样去理出它的统一体。”^①语言问题如此纷繁复杂,对它的研究,除了各语言学学科之外,还需要借助诸如哲学、人类学、精神分析法及社会学的研究。

为了从语言如此众多的特征中,剥离出一个统一的、可以被归类的客体,语言学从语言整体里区分出语言系统(la langue)部分。按索绪尔的说法,“它(语言系统)处于这一循环线路的特定位置,在那里,一个听觉形象(i)和一个概念(c)相结合”,索绪尔用下面的图来表示这一循环线路:



语言系统是“语言的社会部分”,是属于说话个体之外的;它不会被说话个体任意改变,而似乎服从一个被社会全体成员认可的社会契约的规定。于是,语言系统从语言的异质体中分离出来:它只保留语言的“符号系统,在这个系统里,没有什么比意义与听觉形象(image acoustique)的结合更为重要的了”。

语言系统可以说是一个隐匿的、按特定规则组合的符号(signe)系统,所以它不可能由任何话语个体来实现,而是“完美地存在于大众之中”。话语(la parole)则“从来属于个体,个

^①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0页。以下该书的中译文所引均出自高译本。——译者注